

出版说明

我社自 1957 年起 ,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 ,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 ,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59 年后 ,这项工作一度中断。1981 世纪肇始 ,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 ,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 ,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 ,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 ,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各编一册 ,于次年元月出版 ,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 ,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应我社之邀 ,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 ,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 ,严格进行编选。在此 ,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 摇摇摇摇摇摇云追月 叶摇弥 员
- 姑父..... 王瑞芸 源
- 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苑
- 响马传 叶广苓 员苑
- 破坏 朱日亮 员圆
- 怕羞的木头 孙春平 圆圆
- 蝙蝠 普摇玄 圆苑
-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猿苑
- 第三个人 钟晶晶 源猿
-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台湾)龙应台 源怨
- 未完成的夏天 钟求是 源员
- 四季流光 宗摇璞 缘愿
- 采阴采阳 张摇静 缘猿
- 长河边上的小兄弟 宋唯唯 远源

云摇追摇月

叶摇弥

摇摇认识云家兄妹是在“红”茶馆。

“红”茶馆坐落太湖边，是这一带最热闹的茶馆。有人在这儿办理生意场上的交易，有人在这儿唱小曲讨钱，时不时地会有打架的事儿发生，但也不至于当场拔刀子。那天午饭后，我从厂房里出来，沿着一条青草小路朝“红”茶馆走去。我是个外来户，凡事小心，除了当地的领导，我从来不曾结交当地人。五六十年前，这里遍地湖盗，遐迩闻名。进出“红”茶馆的湖边人，也许有一大半都是当年湖盗的后代，他们脸上挂着温顺的笑容，裤腰里挂着亮锃锃的刀子。谁也不能保证，刀子都清清白白的。

快到秋末了。这个时候总是乱糟糟的，草和树一个劲地疯长，空气里到处浮游着小昆虫，就是在白天，土地里的虫子也拼命地鸣叫。这一切都告诉

我们：自然界跳着最后的探戈，这一年的繁华已经到了极顶，就要朝下坠落了。

今天上午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干燥的土地滋润了一下。此时雨过天晴，云层里剥出来一轮黄灿灿的太阳，水淋淋的，没有热力。湖边的芦花很快就被风吹干了，白色的、干燥的芦花，像灰尘腾起在湖边——整个湖边。

面对如此壮观的自然，我最乐意想的是湖盗的事。若干年前，湖盗们驾着帆船，出现在同样的良辰美景中。打家劫舍，也曾经如此诗情画意？

过了一会儿，我结束浮想联翩，朝“红”茶馆走去。我不爱结交湖边人，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年湖盗的后代。他们具有明显的性格特征：固执、强悍，具有危险的激情。我之所以今天会去，都是冲着“红”茶馆的老板。他是这一带暗路上的领袖，谁家出了事，找他调停没错。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红”茶馆的老板据说是这座城市最早的“红卫兵”之一，他的革命激情从那个特殊的年代延续至今，只要气候允许，他总要穿一件前胸印有大红五角星的汗衫。他当年用过的红袖章贴在大堂里，与供奉的财神放在一起。这老板姓洪。我对这种特殊人物感兴趣。

我刚走到茶馆门口，茶馆的老板娘就迎出来了。她的出现至少有三个含义：

- 一、我是贵客；
- 二、我是一个女贵客；
- 三、今天的茶钱是免费的。

除了以上的感觉，我还敏感地预见到：今天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至于是哪方面的事，还不清楚。老太太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果然，二楼的楼梯上走下来一个人，这个人对我说：“薛厂长，你来了正好，楼上三缺一，你有没有兴趣？”

我当然就是薛厂长，这个人做五金的郁厂长，他有一个如花美眷，成天给他惹麻烦。他少了一根小拇指头，就是他情敌的杰作。我上了楼，看见靠窗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位男士，一位是鲁厂长，他也是做五金的，与我有生意上的往来。另有一位剽悍的四十来岁的男士端坐在那儿。我不认识。他后面还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梳了一根大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乌黑的髻，发髻上插满娇嫩的白兰花，香气袭人。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出于女性的直觉，我判断，这样戴花的方式预示着内心的某种狂乱。我看了她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眼睛里轻快的波光一闪，椭圆形的脸上一派善意和平静，没有任何被压抑的东西。然后，她从桌子上捡起一只石榴，剥开来，静穆地吃起石榴子。她很懂得吃石榴的方法。

厂长们打的是现在流行的一种牌，赌注很大。恰好我十分喜欢玩这种牌。我坐下来时，那位剽悍的男士站起来了，双手在桌子上一分，说：“我不打。我从来不和女人赌钱。”郁厂长对他说：“这位是薛厂长，她的爷爷薛三公子是当年有名的赌王。”剽悍的男士垂下眼睛，朝我略微点一点头，轻轻地说：“那么，讨教了。”坐下了。他的姿态告诉我，他之所以坐下，只是看在当年的赌王薛三公子分上。这是个讲究原则的人物。

在发牌前，郁厂长指着剽悍的男士对我说：“这位是云厂长，云如海。那位是他的，呃……”云厂长接着郁厂长的话音说：“我妹子。云扣子。”他对我客气多了。当然，起作用的是当年的赌王薛三公子。

这时候，那位女士，云扣子说话了，慢悠悠的，语气怪怪的：“什么妹子？我就是他的女用人。”与她戴花的方式一样，她这句话也耐人寻味。这句话告诉我们：她对妹子的身份感到不满意，但又不便直截了当地否定。

我这天的手气特别好，云如海手气特别差，我赢的钱都是他

的，赢了有两万多。傍晚时分，外面的芦苇丛里传出一声悠长的鸟鸣，云如海把手上的牌一扔，瞧一眼云扣子，赌气地说：“不玩了。我和女人打牌总是输的，因为女人身上有一股味道叫人分心。扣子，走，我们到芦苇荡里打野鸭去。难得这么好天气。”

云扣子应声拿起倚在墙上的一杆猎枪，跟着他大步走了。他们走到湖边，解开系在一棵柳树上的小船，云扣子一划双桨，船就朝着湖心里面去了。湖心里长着许多不知名的小岛，岛上有成群的野鸡野鸭。这一年还没有禁猎。

这就是我认识云家兄妹的经过。我马上就on知道他们不是亲兄妹，他们真正的关系是暧昧的。

那天晚上，云家兄妹走了以后，“红”茶馆的洪老板回来了。于是，我与郁、鲁二位厂长就被他留着吃饭。这一顿饭让我终生难忘。各种各样的湖鲜堆满桌子，觥筹交错。与之相配的是，洪老板讲述了他的所谓的革命生涯。他一面说着话，一面不时看我一眼，貌似漫不经心，只有我知道他的心思。所以这天晚上我也很兴奋，云里雾里地，说话也有点失态……满桌奢侈，满耳荒诞，这才是真正的奢华生活！我们正说着，听得湖里传来一声闷闷的枪响。郁厂长说：“云如海回来了。”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云家兄妹身上。

猎枪是云扣子的。她虽然也姓云，但与云如海出了五服。沿湖的小渔村里，许多人家都姓同一个姓，同姓之间，有时候也通婚。云扣子有一个姑妈，当年是这一方水域出名的女盗，她的心狠手辣超过了所有的男人。传说她终生未婚，私生活极为严谨。除了杀人，她还爱好绣牡丹。她常常化装成一个整肃干净的中年妇女，拿着她的绣品到出名的绣娘家里去讨教。她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把她像标本一样钉在木头上，她受难时安静的神情一直是这方民众心里的痛。她死后，这杆猎枪几经

辗转 ,到了她最小的弟弟——云扣子的父亲手中。云扣子的父亲用这杆猎枪打死了不忠的妻子 ,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他和妻子之间的爱恨情仇。

于是就有了一个特别的夜晚 ,这个特别的夜晚风雪交加。云如海村长料理完云扣子父亲的后事 ,踏着厚厚的积雪 ,来到云扣子的家。这已经不再是个家了 ,凭空少了两个人 ,使这个家现出无比的凄凉 ,风雪之中 ,真正是家徒四壁。

这个夜晚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当云扣子把门给他打开时 ,他愣住了。他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热切的脸 ,这张脸毫不掩饰对他的渴求。在那一刻 ,他觉得自己对她的渴求更甚 ,仿佛一个旧的美梦复苏了 ,他将来的日子会沿着梦中之路飘荡。

云如海心中一荡 ,马上克制住自己。他简单地告诉她 ,鉴于她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悲剧 ,作为村长 ,他有责任让她安然渡过这个难关。他希望她搬过去与他的寡母同住。

云如海带走了云扣子 ,云扣子带走了那杆猎枪。

按照云如海的提议 ,他与云扣子应该是兄妹相称。他迫不及待地这么提议 ,一下子就把自己和云扣子两个人的路都堵死了。但是这村里的人都说 ,云扣子从跟着云如海回去的那一天起 ,心里就存着奢望 ,并且把这奢望发展到极限。她是不切实际的 ,偏偏又固执 ,她有父辈身上的那种强悍。

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云如海的寡母是个聋子 ,这么个风雪交加之夜 ,四方出现的神灵也不会多管闲事。第二天中午 ,云如海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 ,请了一些该请的人 ,见证他与云扣子结拜为兄妹。他在酒席上宣布 ,他将在年底迎娶副村长家的千金。大家看看云扣子的脸色 ,不难猜测夜里发生过什么事。她脸色铁青 ,右手捏成拳头放在桌子上 ,一只肩膀高一只肩膀低 ,随时要离开宴会的架势。云如海走到她后面 ,一只手按下她高起来的肩膀 ,轻而易举地打消了她的念头。一个知恩

图报的女人，一个不肯趁人之危的男人。女人对男人怀有深情，那男人不愿按着她的心思走。

云扣子如坐针毡。过了一会儿，她还是站起来走了，眼神直直地，对谁也不打招呼。

她一走，这里坐着的老人开始劝云如海，说云扣子这个女人性格太过强悍，这种女人收留在家是不吉利的。她的父亲打死了她的母亲，怎么说也是个杀人犯。她身上流的是杀人犯的血。但是云如海认为，女人怎么会强过男人呢？他云如海这辈子从来没有被女人做过主。女人在他面前从来都是乖乖的，只能表现柔顺的一面。

下午，天还在下着雪，不过已经很小了，细碎的小雪花懒散地不经意地飘洒。一夜下来，世界涨大了一倍，显得笨拙、安宁、温暖。云扣子的脸上反衬着雪光，显得精神抖擞。她提着猎枪，站在湖边一棵干枯的老柳树下，拦截一个女人。她站在那儿，与周围的风景融合成一体，清静而悠远，合成一幅中国水墨画的意境。

不久，从路的那头过来一个女人，粉红的衣服，手里提着一只大篮子，她就是云如海年底要娶的女人。婚期在即，她像所有的女人那样，因为幸福而变得行动迟缓，也因为幸福而失去判断能力。她慢慢地走过来，抬起水汪汪的眼睛看了云扣子一眼。她不知道云扣子在这里干什么，她也不想知道，这事好像与她无关。

云扣子脸色立刻煞白。她看见了云如海的女人粉红的衣裳，艳丽的嘴唇，这周围柔软的风景与她是如此相配，简直是上天特意为她安排的。她抬眼看人的时候，眼睛是水汪汪的，她的脸颊比她粉红的衣裳略深一些，映照在她的眼睛里，让她眼睛里的水光带着些许娇柔的红影。

这是个粉红的水做的女人，云扣子现在是个白里带青的女

人,她戴着白孝,脸色煞白,嘴唇发青,满心眼里愤恨。她举起猎枪的一刹那,仿佛看见云如海严厉的神色。她一迟疑,马上又放下了枪。突然她上前一步,鲁莽地把云如海的女人推倒在地,在她身上踢了一脚后,失声大哭。

这种没头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是:云如海把她赶回了她自己的家。云如海认为,既然已是结拜兄妹,那么大家就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云扣子破坏了规矩,她只好回家。

这件事上,云扣子没能强过她的结拜哥哥。

年底,云如海大婚。他没有让云扣子回来,也禁止别人谈论婚事的确切日期。但是大婚前夕,云扣子还是预感到了。她颇像一头触觉灵敏的蜘蛛,或者一头嗅觉灵敏的野兽。她还是一只鸟,能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中感受到危险。但这一晚她还是睡得非常踏实。她是个农村孩子,从来不去多想什么。难挨之夜被她轻松地度过了。第二天,屋外传来喜气洋洋的唢呐声,她睁开眼睛,听了一下,又睡去了。

她睡了整整七天七夜。

第五天上,她被邻居发现,但她拒绝醒来,更拒绝吃喝,还是迷迷糊糊地睡。医生不能给她施行补液,因为她的静脉已经干瘪得无法插进针头。

云如海只能出现了。他走进云扣子那个凄凉的小屋子,把她抱出来,送到了镇医院,一直沉默地陪着她,直到她脱离危险。他铁青着脸,显得很无奈。

新娘子在家里伤心地哭了一场。这种事,碰到谁都会哭的。问题是,她是个不该伤心的新娘子。村里的人都议论说,云扣子这一回强过了云如海。她赢了。她到底是强盗头子的后代,做事也是响当当的,斩钉截铁的。

几年过后,云如海接下老父亲的小厂,发家致富,成了这一方有名的老板,他带着妻子以及两个弟弟,经营着若干赚钱项

目。他还有一个虎实的儿子，将会是家族事业的接班人。

云扣子单身只影，还是一个人。她拒绝任何走近她的男子。谁都看得出来，她还想回到云如海的身边。她在耐心等待机会来临。

从窗户里望出去，云家兄妹已到岸边，云扣子把船横在了湖边。云扣子的姿态很迷人，举动之间颇有节奏感，风韵十足。她还挎着枪。湖边的女人都适合挎枪。

郁厂长说：“这杆枪，当年云厂长费了好大的心思才从公安那里弄出来。”洪老板一边吸雪茄一边说：“我看他将来会伤在这杆枪底下，这杆枪不吉利，我闻到枪上有一股血腥气。它还想喝血。”老板娘赶紧“嘘”一声，中止了这个话头。

云家兄妹并不马上到茶馆来，云扣子拿出一把笛子递给云如海，云如海坐在湖边，吹起笛子来了。云扣子坐在他旁边。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对抗，看不到什么将被毁灭，一切都生动，仿佛都在建设之中。于是我猜想：也许是爱消除了怨恨。

湖水一望无际，这个季节，这里出产有莲蓬、藕、菱角、白果、枣子、橘子、蟹……女人，这个季节的女人是漂亮的，因为女人在收获的时候心情最为恬静。

傍晚六点多钟时，月亮从东边升起来，油油的，黄黄的，不像秋天的月亮。令人想起春暖花开的时候，空气里含着暧昧的、怀春的气息。就在云如海吹笛子的过程里，月亮渐渐升起在空中，眼看着它白了、冷了、瘦了。空气也变得洁净，略带一丝寒意。

冷而瘦的月亮，是秋末的月亮。

第二次见到云家兄妹，是在八年以后。虽然同在一个地区办厂，但他的厂离我最远，我们做的也不是一个行当。这期间，我又听说云如海携着家眷到邻近的一个城市发展去了，云扣子

也跟着去了。我的厂几经搬迁,最后又搬回到了湖边。这是二〇〇三年的冬天,厂里的机器正式开动的那天,冷到了零下六度,在我们这个亚热带季风性的城市里,这是不常见的低温。我养的月季花,昨天夜里忘了收进来,所幸它还活着,花朵红艳艳的,令人惊叹。月季花的边上,荒芜的草地,有一株被人遗弃的白梅,此时开了一树的白花。

天空混浊,不见云彩。太阳悬在头顶上很高的地方,银白色的,平面的,像一个纸做的月亮。站在一树烂漫的白梅花下,看白色的太阳,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傍晚,发生了一件真正匪夷所思的事:云家兄妹投奔我来了。

我一时并没有认出他们,看得出来,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我的厂区。当时,门房老张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妇女背着一个老头子跪在门口,请求收留一晚。门房老张还说,这两个人浑身是血,肯定是被仇家追打而来。而且,他们一路上已被人拒绝多次。这种样子的人,别人是不敢惹的,所以最好不要收留他们。

我跟随老张走过去,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女人,她披头散发,跪在铁门的栅栏前,脸朝着西沉的白太阳抬起。她凄凉的样子深深打动了我,我明确地感到,她的凄凉不是软弱无力的,她的刚强触手可及。

然后我看清了,她手上拄着的:一杆猎枪。

我认出这是云扣子。八年以后的第二次见面,她的变化很大,她成了一个黄而胖的妇人,但是她的悲哀还是美丽的。一个拿枪的女人,一个背负着亲人逃难的女人,她疲惫而绝望,希望生活中会有奇迹发生。她脚下躺着一个人——云如海?

确实是云如海。

我收留了他们。

八年前,“红”茶馆的洪老板曾经断言:云如海将伤在云扣

子的猎枪底下。事实恰好相反，云扣子用枪救了云如海。原因是：云如海的妻子伙同了他十八岁的儿子和他两个弟弟，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云如海工作上独断专行，又想减少他们名下的股份。这里发生这种事我并不奇怪，他们都是湖盗的后代，风花雪月并不能掩盖明火执仗。一些要人命的事突然就发生了，毫无预兆。

那天是云如海的生日，他的两个弟弟下午五时到他家里给他贺寿。两个弟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云如海的妻子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们始终不说一句话，也不互相递眼色，阴沉，忧心忡忡。他们早就策划好了阴谋，就是不知道时机在什么时候到来。

云扣子在厨房里。云如海的儿子五岁过生日大宴宾客时，家里需要再添一个保姆，她以保姆的身份得以再次回到云如海的身边。

云如海是晚上七点多才到家的，他看了看一桌子的菜肴，又看了一眼客厅里等候他的众人，上楼去了。他一直没有下来。到八点钟的时候，云如海的妻子来到厨房，命令云扣子：“你去叫他下来。”云扣子转过身去背对着她：“我还要烧一个汤。”云如海的妻子冷冷地说：“今天没有人想喝你的汤。”

云扣子脱下罩衫，泡了一杯云如海爱喝的绿茶，双手捧着，来到二楼云如海的卧室。卧室的门关着，云扣子看见这扇门，心中惊了一下，猛然记起一件事，差点把茶打翻了：有一天夜里，她梦游了，从一楼上到二楼，就是停留在这扇门前。第二天她醒来时，恍惚记得夜里曾经做过一件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想不起来究竟做过什么事。今天她看见这扇关着的门，仿佛旧梦重温，记起自己如何从床上起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绸睡衣，赤着脚，飘飘然的，肉体附在灵魂上，灵魂又依托着蓝睡衣，对眼睛里闪过的物件都视而不见。最后，久久地停留在这扇门前。这是

一个值得怀恋的时刻，在梦游里，她的爱情没有痛感，没有欲求，也没有恐惧。她的爱脱离了琐碎的尘世，单纯、空灵，小如针尖，又大到无垠。

奇特的命运在作怪，它让云扣子在这时候重温了那一夜的梦游之景，这种温习产生了如此后果：云扣子会为云如海赴汤蹈火，死而无憾。

云扣子敲门，进门，奉茶，赔小心说着一两句话，她做着一系列的动作，云如海却始终坐在书桌前，不说一句话，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一个阴谋早就等着他了，他自信，有时候十分自大。后来他蓦地站起来，大踏步到楼下去了。

片刻之后，楼下响起剧烈的打斗声。

这是一场为了利益分配引发的家族内部争斗。形势完全是一边倒。当云如海从楼上下来时，他儿子听见父亲的脚步声，首先从他的屋子里冲出来，小牛犊一样，狠狠推了父亲一把，然后，他一拳击在父亲的脖子上。这些动作他做得轻轻松松，因为他父亲花了钱请教练教过他。他本来也爱父亲，但是他更爱母亲。母亲让他选择一个爱，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舍弃了严厉的父亲。他打了父亲一拳之后，两个叔叔热血沸腾，挥拳上来替他压阵。

云扣子看见了这一幕，马上回到楼上，到云如海的房里拿出猎枪。她现在已经发福了，脚步和她的表情一样迟缓。但她胸有成竹，从容淡定，她举起枪，一枪把天花板上的吊灯打落在地。退回若干年，她就是个打家劫舍的女湖盗，一个女亡命之徒。所不同的是，湖盗杀人为钱财，她为爱情。

晚上，我在家里吃好晚饭，惦记着投奔来的云家兄妹。他们住在厂里，与门房老张暂时住在一起。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老张，老张对我说，他们已经从医院里回来了，女的没大碍，男的断了

几根肋骨,在医院做了固定,也回来了。他们喝了老张煮的赤豆稀粥,就像吃了回魂丹,眼神炯炯的,不想睡觉。我笑着告诉老张,他们不想睡觉,确实是他煮的赤豆粥有回魂丹的功效。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心里事多的人,一定会眼神炯炯的不想睡觉。不像他老张,心里没事,睡觉从来都是一沾枕头就进爪哇国。

我住的地方离厂区不远,走路二十多分钟就到了。我拿上母亲给云家兄妹准备的薄被,徒步而行。快到厂门的时候,天空中现出两道探照灯的光,长而笔直,劈到云上面。它是如此锋利,以至于它每次碰到云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地要大叫起来。这种莫名其妙的痛感使我联想到云家兄妹,一些关于命运的事。

路上有雾,雾不浓,但是雾珠如细雨扑面而来,我的脸上和身上缀满了水珍珠。我颇像一棵挂满珍珠的树。

看见门房了。屋子周围低低地绕着白雾,屋子像要腾空升起来了。我刚才在想一些关于命运的事,现在又看见如此玄虚的景象,不禁害怕起来,仿佛鬼神之类的东西马上就会出现。突然门房的门开了,云扣子从里面走出来,径直找了一个地方,把自己藏到暗处,身体倚在墙上。她的样子告诉我:她此刻心事重重……

总而言之,这是个多愁善感之夜。

我过去问她:“雾气这么大,怎么站在门外?要淋湿的。”

她转过身来回答我:“我算想明白了一件事,你是人家手背上的肉,就不可能长在人家手心上。”

这句话任谁听见了都会笑,所以我笑了起来。我告诉她,做人家手背上的肉就很不简单了,有些人过了一辈子,只是他自己的肉,生长、腐烂、毁灭,只与他自己有关。如果你是人家手背上的肉,就应该感谢老天爷,让你一不小心幸运地成了人家手背上的肉,你这一辈子就与这个人血肉相连了。世上只有少数人有这个福气。

云扣子想了一想 ,一拍手 ,说 :“你说的大道理我都懂 ,你说得对。我就是恨我自己为什么是云扣子 ,为什么不是你 ?”

这句话说得促狭 ,让我收起了笑容。我转回去问她 :“刚才为什么生气 ?从屋子里跑出来了 ?”“喏 ,”她放开喉咙几乎叫起来 ,“他叫我住出去 ,我睡在地上他都不让。有这么霸道的人 ?我拼死拼活地把他拖出来 ,就落得这样下场。这个知恩不图报的家伙。”

我走进屋子。云如海躺在床上不能动 ,把头转过来苦笑着 ,说 :“你看看 ,她把声音调得这么高 ,就是想把我气死。说是救了我的命 ,还不是想叫我死在她手上。你过来 ,一枪打死我算了。”

云扣子在门外说 :“你这么一说 ,好像我别有用心。想叫你死的不是我 ,是别人。”

云如海说 :“别人没把我气死 ,你想把我气死是不是 ?哼 ,气死了我 ,你就没哥了。”

因为云如海坚决不让云扣子与他睡一个屋子 ,我只好让老张睡到他亲戚家里去。这样 ,两小间门房 ,云家兄妹一人睡一间 ,当中有个门隔着。

我在云如海的小床边坐了一会儿 ,主要商谈了云如海的家庭“政变”。我建议他诉诸法律 ,但是云如海笑起来 ,这个强悍的男人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则 ,他的话让我印象深刻 :

“法律 ?法律不能改变我。我也不想要它的帮助。”

就是说 ,他的命运不想交给任何人 ,哪怕他从中得到好的结果。

那么 ,他是否可以拒绝云扣子的帮助呢 ?回答是否定的。他受了伤 ,心灵和身体双重的伤。其实 ,现在的云如海 ,光从外观上看也不能说是强悍的了。这几年中 ,他的外形和云扣子一

样,变化很大。不同的是,云扣子像发酵粉一样发大了,而云如海变小了,有干枯之嫌。想来这几年他的生活并不顺畅。

过了一个星期,老张打起包裹走了。他说家乡的老伴总是想他,想他的时候会哭鼻子。他今生余下来的时光该给她了。我感谢老张做了这个决定,他是个好人。

云家兄妹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家族的骚扰。他们既然自认失败,别人也就给了他们一条生路。老张走后,他们成为新的看门人。他们愿意接受这一位置,并对我收留他们表示感激。

云如海在床上躺了许多天,到他不得不起来的那天,他首先在云扣子用的镜子前照了一照脸,沮丧地对云扣子说:“你看上去像一头壮牛,我就是壮牛旁边的小羊儿。”

云扣子想了一想,说出一句温存的话:“你在什么时候都是我心里的壮牛!”这句话除去温存,还有着莫大的恭敬。她为说出口的这句话既害羞,又感动,半晌动弹不得,更别说眉目传情了。当她的情绪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仿佛云开日出。于是她哼着小调,拎了一只竹篮子去采购东西去了。云如海看着她的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为止。他想:你是壮牛,我也是壮牛。那么谁是真正的小羊儿?

这一天大家都觉得高兴。云扣子在街上转悠了半天,竟然什么也没买成,光买了一杆笛子,一块红丝巾。红丝巾包着笛子,放在大竹篮子里,云扣子嘴里哼着歌,像拎着一块金砖一样拎回来。云如海把红丝巾围在脖子上,轻轻吹了一曲《茉莉花》,乐声清越,一波连着一波,厮赶着,在空中欢欢喜喜地缠个不休。吹完以后,他把笛子钻了一个洞,挂在墙上。云扣子笑眯眯地看着他做这事,也不问为什么。

既然他俩如此浪漫主义,我索性为他们起个哄。晚上,我让云扣子买了两箱啤酒,多炒了几个菜,叫上厂里的几个负责人,聚在小食堂里喝酒,大呼小叫,庆祝看门人云如海康复如常,庆

祝云如海和云扣子大难不死 ,喜结连理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我想起云扣子拿枪时的样子 ,真心地恭维她就是中国的卡门。这个中国的卡门喝了大量啤酒 ,酡颜迷人。酒喝多了 ,她现出原形 ,一手搭在她的干哥哥肩膀上 ,一只手举着杯子 ,还在不停地找人喝酒。

云如海称他身体不好 ,推开云扣子的手 ,先回屋里睡去了。我发现他几乎没有喝酒 ,也不跟随大家狂欢。

他没有睡着。他的耳朵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他听见众人在起哄 ,又笑又闹 ,声音在风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忽然远了 ,忽然近了 ,风像喝醉了酒。后来又有人在厂门口放炮仗。他知道这是大家最后一个狂欢项目 ,云扣子马上就要进来了。他的心出奇地安静 ,出奇地安于命运 ,也比任何时候都坚决。

云扣子进来了。他心中一热 ,想着这个女人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想着自己坚持的东西也许不值多少钱。

云扣子直接走进他的房间 ,脱下衣服 ,钻到他的被窝里 ,舒心地贴紧他的身体。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 ,好像迷了路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家。然后她安静地喘着气 ,气息里一股酡酡的酒味 ,温暖而刺激。云如海的气息被淹没得无影无踪。

云扣子拉拉云如海的手 ,云如海不动。云扣子拉起他的手放到自己嘴巴上 ,他感到女人嘴唇上的温暖 ,他的手神奇地变得暖和起来。但是他的心还在提防着什么 ,他的心变得十分敏感。

云扣子等不及了 ,她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为此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 ,眼角边刻满皱纹。她猛地坐起来 ,笨手笨脚地替云如海解衣服 ,喘着粗气 ,心里的潮水汹涌澎湃。她忙乱了一番 ,发现没能成功地替云如海解开衣服 ,一急之下 ,索性骑到云如海身上去了。她的姿势像男人一样带着莫大的自主性。问题是 ,云如海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一个女人侵略他。尤其是现在。